

中國詩史



中國詩史

中国诗史

(上)

陆侃如
冯沅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自序

一九五四年夏，作家出版社和我們聯系，打算重印中國詩史。當時議定，中代與近代部分用一九三一年大江書舖初版的原文，古代部分用一九三七年的改稿。這改稿是因抗日戰爭爆發而中止印行的。到一九五五年春，全書校樣寄來給我們看，我們感到有必要向讀者說明幾句。

在重印的幾個月中，新中國的學術界裏展開了波瀾壯闊的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爲了在學術研究上特別在文藝工作上肅清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毒害，並且樹立和鞏固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地位，這個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在這運動中，像我們這樣曾經被胡適反動思想所侵蝕過的人，的確受到一次不亞於三反運動的極其深刻的教育。現在運動尚未結束，但我們已經感到在認識上獲得了初步的提高。在重讀詩史校樣的時候，就更感到應該作些必要的修改。

這本初稿是在一九二五—三〇年間寫成的。那時我們一方面受了五四運動右翼的「整理國故」的運動，一方面也偶知半解地瀏覽了一些一九二七年以後翻譯出版的左翼文藝理論書籍，在思想上是非善惡的萌芽和現代的詩歌時，我們引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也引用了布哈林、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列寧、斯大林等著作中不少煩瑣的考證，形式主義的批評，主觀主義的論

的正確的話。現在如果原封不動地重印出來，那簡直是犯罪。

不過目前進行修改，也有許多事實上的困難。主要由於我們自己水平的限制，而且教學之餘也擠不出足夠的寫作時間，所以還不能在短期內用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把全書從頭徹底改寫。同時爲了校樣的關係，也不能隨心所欲地愛怎麼改就怎麼改。在現在的情況下，比較容易做到的只是大量刪削，把現在我們能發現的比較嚴重的錯誤地方盡量去掉。去掉之後，要馬上把比較正確的新補進去，可就不那麼簡單了。我們覺得，即使不能補足，若能縮小錯誤的範圍，也可減輕我們良心上的責難。我們所擔心的是，恐怕還有不少該刪而未刪乾淨的，還說希望讀者多提意見了。

我們熱烈歡迎一切批評。讀者寫幾文章發表的，或者寫信給我們（由作家出版社轉）。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够全部另寫新稿，對那時這舊稿的重印可以停止了。

陸侃如

馮沅君

一九五五年四月，於青島。

總目

自序

卷一 古代詩史

篇一 詩歌的起源

篇二 詩經

篇三 楚辭

篇四 樂府

卷二 中代詩史

篇一 三國詩

篇二 六朝詩

篇三 初盛唐詩

篇四 中晚唐詩

卷三 近代詩史.....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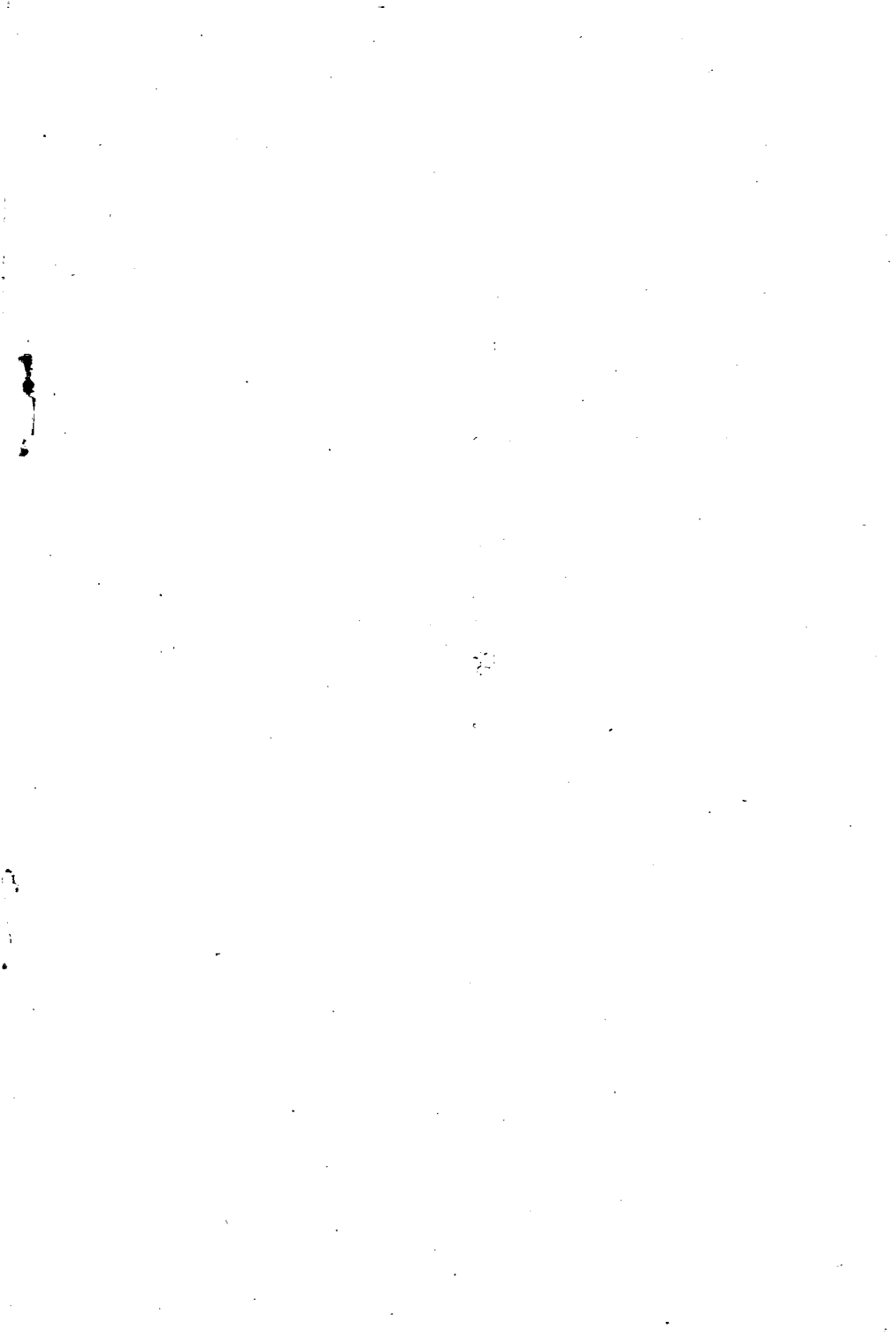
篇一 唐五代詞.....三七

篇二 北宋詞.....六三

篇三 南宋詞.....六六

篇四 散曲及其他.....七五

卷一
古代詩史



古代詩史詳目

篇一	詩歌的起源	五
篇一	詩經	九
章一	導論	九
章二	三頌	三
章三	二雅	三
章四	十一國風	五
章五	二南	八〇
篇二	楚辭	八七
章一	導論	八七
章二	楚辭的起源	九二
章三	屈平	二〇

章四 宋玉……………一三三

章五 附論古逸……………一四四

篇四 樂府……………一五七

章一 導論……………一五七

章二 郊廟歌及其他……………一六九

章三 鼓吹曲及其他……………一九〇

章四 相和歌及其他……………二〇〇

章五 附論南北朝樂府……………二二五

篇一 詩 起源

中國有悠久的歷史，也有燦爛的文化。就詩歌方面講，第一部偉大的作品，當推詩經。詩經的年代雖不能十分確定，但大體上說，其中包含的詩歌距離現在總在三千年左右了。可是中國詩歌的起源，還遠在詩經之前。詩經既然是一部周代的詩選，所以我們就把周代以前（公元前一〇六六年前）的時期算作詩歌的起源時期。

詩經以前的古詩歌，大都收集在楊慎的風雅逸篇，馮惟訥的風雅廣逸及詩紀前集十卷古逸裏。其中有神農時的蜡辭（見禮記郊特牲），有黃帝時的彈歌（見吳越春秋），有姦氏頌（見莊子天運），遊海詩（見王嘉拾遺記），有少昊時的皇娥歌（同上），白帝子歌（同上），有唐虞時的擊壤歌（見論衡藝增），康衢謠（見列子仲尼），有虞舜時的卿雲歌（見尚書大傳），南風歌（見家語辯樂解），虞帝歌（見尚書），有夏代的塗山歌（見吳越春秋），五子歌（見尚書），夏人歌（見韓詩外傳），有商代的盤銘（見禮記大學），桑林禱辭（見荀子大略），商銘（見國語）等等。這些作品，有的可能是真的，但在後人追記的時候不免有些改動，有的可能就是後人偽託的。它們既然真偽難分，我們也就無所依傍了。

在這裏，考古學上的發現與發掘，可以給我們很大的幫助。歷代出現的青銅器，上邊的銘文是可貴的史料。不過殷文存裏所收七百多件中不免雜有別的朝代的器物，所以卜辭的發現就顯得更重要了。在一八八八—一九九九年間，河南安陽西北五里的小屯地方，有農民在耕地時無意中挖掘到一些龜甲獸骨。起初被古董商人運往北京，轉輾到了王懿榮，劉鹗，羅振玉等人手裏，後來經過孫詒讓，王國維和其他學者們的研究，知道這是盤庚至紂王時（公元前十四至前十一世紀）的遺物，上邊刻的是貞卜的文辭。漸漸引起學術界的重視，進行了科學的發掘，出土者多達六萬多片。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根據卜辭來推測一下盤庚到周初的情形。

我們先談談殷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當時畜牧是相當發達的，觀用牲之數多至一百以上可知。後世所有家畜的種類，這時差不多已全備了。同時，農業也很進步，農作物的種類頗多。農耕用的器具一般是木製的耒耜，其他用具已經有銅器，但還沒有鐵器。手工業的種類不少，而且分類很細。商業也已經存在。在這樣物質生活的基礎上，產生了音樂和舞蹈。「舞」字作「𠂔」，王襄在簠室殷虛徵文考釋裏解釋道：「象兩人執犛牛尾而舞之形，爲舞之初字。」呂氏春秋叙古代的樂舞，曾說：「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闕。」（古樂篇。）北美洲印第安人也有一種「野牛舞」。本來勞動必先於遊戲，原始舞蹈只是生產行爲之意識的模仿而已。這些舞蹈大都有具體的目的，殷人的舞蹈大都用於祈雨。「樂」字作「𡯂」，羅振玉在殷虛書契考釋（卷中）裏說：「從絲在木上，琴瑟之象也，或增「白」以象調弦之器。」這已不是原始的簡陋的樂器了。卜辭中講到的樂器，

還有鼓，磬，言，鼗，鼗等，殷人的石磬現在還存在。由此可見當時的音樂和舞蹈是相當興盛的。

現在我們可以研究當時的詩歌了。詩歌在發達的最初的階段，是和音樂與舞蹈密切結合着的。在卜辭中既然看到音樂與舞蹈的盛況，就可知道那時必然有不少的詩歌。但是因為沒有立刻用文字記錄下來，所以我們就不容易研究了。在卜辭中間，有一段很像是當時的歌曲：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

這幾句載在郭沫若的卜辭通纂裏（第三七五片）。體裁很近於漢樂府的江南：「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上邊引的「其」字表示疑問，到詩經裏還有「其雨？其雨？杲杲出日」的句子。這首簡單而樸素的古歌，恐怕是我們詩史上年代最早而又最可靠的作品了。

在殷商金文中，沒有協韻的。周代却有不少，見於王國維的兩周金石文韻讀與郭沫若的金文韻讀補遺中。其中年代較早，可以算是詩經中雅頌的先驅的，有武王時的大盂殷銘。這篇有各種釋文，今採用一種：

乙亥，王有大豐，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尤王。殷祀于王丕顯考文王，事熹上帝。文王監在上，丕顯王則相，丕肆王則唐，丕克三殷王祀。丁丑，王饗大房，王降亡得爵復饋。惟朕有慶，敏揚王休于降享。

此外，還有成王時的矢令殷銘，昭王時的宗周鐘銘等等，內容不外祭祀與戰爭，形式方面則四言與雜

言各半。這類作品大都不甚高明，成功的傑作却有待於詩經。

篇二 詩經

章一 導論

在研究詩經以前，我們先要討論兩個問題：一是詩經的來源，一是詩經的分類。

先論詩經的來源。

要明瞭詩經的來源，須先辨明采詩與刪詩兩種傳說。采詩之說始於漢代。一見於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再見於漢書：

春秋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卷二十四上食貨志上。）

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卷三十藝文志。）

三見於何休注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什一而頌聲作矣」句：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

這些傳說大約來自國語（周語上）所載邵公的話：「爲民者宜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然而采詩說究有幾分可信，則頗成問題。

崔述在讀風偶識（卷二通論十三國風）裏說：

余按克商以後，下逮陳靈，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後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諸侯千八百國，何以獨此九國有風可采，而其餘皆無之？……且十二國風中，東遷以後之詩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玉人至魯，雖微賤無不書者，何以絕不見有采風之使？乃至左傳之廣搜博采，而亦無之？則此言出於後人臆度無疑也。……大抵漢以降之言詩者，多揣度而爲之說。其初本無的據，而遞相祖述，遂成牢不可破之解，無復有人肯考其首尾而正其失者。迨於有宋諸儒，甚且以後漢人所作之序，命爲周大史所題。古人已往，一任後人之加之於伊誰，良可慨也！

他說采詩出於後人的「臆度」，是很對的。這種臆度顯然是從漢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上推想出來的，以爲漢既如此，周亦當如此。却不知道這種臆度在春秋和左傳裏都找不出一點根據。

大師采詩固然是臆度，然而漢人對於今本詩經却又認爲非大師之舊，是經孔子刪過的。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說：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